

手工

□向培培 文摄

小木船



我的书柜里，静静泊着一艘手工小木船。三十多年了，白帆成了昏黄色，红亮的船身变得灰暗，几番搬家，不少珍藏的名画在颠沛中遗失了，唯独这艘船，一直稳稳占据在我书柜的C位，像一个锚，定住那段滚烫的旧时光。

门铃响起时，一位逆光而立的青年撞开了我记忆的闸门。一米八的个头，白衬衣挺括，短发清爽、眉眼俊朗——他是小强，这艘小木船的主人，也是三十多年前我儿子结对帮扶的小伙伴。

那年参与结对帮扶，我结识了偏僻山区的小强。第一次登门，车子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颠簸了数小时，停在山脚下一间低矮的土坯房前。两间屋一间坍塌，另一间住着小强一家四口。听说是来助学的，乡亲们闻讯围拢过来，忙着做金团、准备土特产。当我把大大的地球仪递到小强手里，这个黝黑的山野小子脸颊泛红，双手紧捧，如获至宝。末了，他跑进屋里，把这艘亲手做的小木船塞给我：“阿姨，家里没好东西，这是我做的外贸加工件，您别嫌弃。”

指尖触到粗糙的木头纹理，再看着眼前的小强，黑瘦的身子裹着洗薄的衬衣，眼神却亮得如山涧星子，我开心地收下了。他和我儿子同岁，同是小学三年级，都是班里的中队长，懂事得超出年龄。我摸着他的头叮嘱：“好好学习，别让困难绊住脚。”他用力点头，眼里满是坚定。

从那以后，我家就像多了个儿子。给儿子买的文具、衣服，总有小强的一份。寒暑假，我把他接来家里，和儿子一起写作业、逛动物园、挤在小吃摊前咂糖葫芦。两个孩子学习上你追我赶，每次考完试都要比个高下。一次我叮嘱他们莫负期望，两人异口同声喊：“我一定要考上大学！”那时山里

娃考上大学的寥寥无几，但这份志气让我满心欢喜。

年岁渐长，学业加重，小强来家的次数少了，唯有过年时，会拎着自家腌的咸菜、晒的番薯粉丝登门。中考后，儿子考入了效实中学，小强考上了鄞县中学。高中时，他格外节俭，每周带一大瓶咸菜，中午在食堂只买一个素菜，晚自习后用开水泡剩饭就咸菜吃。我心疼地塞给他钱和吃的，他红着脸推辞：“阿姨，我可以的。”后来他凭借优异成绩拿到了奖学金，而我们的帮扶，渐渐化作了精神上的鼓励与牵挂。

高考放榜那天，双喜临门，儿子考上了浙江大学，小强以优异成绩考入同济大学，还拿到了高额奖学金。这孩子，一诺千金，说到做到。本科毕业后，小强被公派赴欧留学。听儿子说，他在国外依旧节俭，为省车费近路步行，远路便不去，闻名世界的景点一个没逛，所有时间精力都扑在学业上，像一艘鼓足风帆的船，朝着梦想奋力前进。

如今他学成归来，第一站便到我家。我问他为何不留在国外，他目光温和而坚定：“阿姨，父母年纪大了，我得回来照顾；国家培养了我，我也要报效。”没多久，小强在市区买了房，把父母接来一起住，巧的是，他家离我家不远。儿子不在身边，我时常对着手机软件、电脑、网络等问题手足无措，每当这时，一个电话，小强就立马赶来，耐心地教我怎么解决问题，还说：“阿姨，您有事尽管叫我，您儿子不在身边，我就是您的半个儿子。”

阳光透过窗户，洒在书柜里的小木船上。这艘船，载着一个山里孩子的梦想，从山岙里出发，驶向高等学府，驶向海外，如今又载着赤子之心归来，在岁月里静静诉说着一段关于帮扶、成长与感恩的故事。

一只老熨斗

□李亚儿

那天随手翻看晚报，目光在“鸿运当头——一只熨斗的前世今生”标题上停住。记忆的闸门被轻轻推开，尘封的往事和着熨斗的热气与声声熟悉的嗤嗤声，扑面而来。

家里的那只铜熨斗，就静静地躺在老屋的柜子里。它通体黄澄澄的，因长年的摩挲而泛着温润的光泽，形状像一只倒扣的船。在物质并不丰裕的童年，它不仅是母亲的得力助手，更是我眼中一件充满魔力的“神器”。

母亲是个心灵手巧的人，家里人的衣服全部出自她的巧手。每当一件新衣裁剪缝制完毕，在我眼里，最神圣的工序便是熨烫。母亲会把熨斗搬到堂屋的案板上，开始一场充满仪式感的劳作。

她先是找来刨花——木匠干活时留下的杉木或松木刨花，小心翼翼地将带着好闻的木头清香的刨花放入熨斗敞开的“肚子”里，划一根火柴点燃。刨花噼啪作响，橘红色的火苗欢快地跳跃起来。接着，母亲用火钳夹起几块早已备好的木炭，一块一块地续进去，直到熨斗里的炭火烧得通红，热量透过铜壁散发出来，熨斗周身都变得火烫。

准备工作就绪，母亲将新做好的衣服平铺在案板上，理得平平整整。接下来是我最喜欢看的动作，只见母亲深吸一口气，嘴里含上一大口足量的水，腮帮子鼓得圆圆的，对着铺开的衣服，“噗——”地一声，喷出了一片均匀细密的水雾。那水雾在阳光下闪着微光，像一层薄薄的纱，轻柔地覆盖在布料上，衣服表面瞬间布满了细密的水珠。

这时，母亲才拿起已经烧得“鸿运当头”的铜熨斗，开始了她在衣服上的“推拿”。她握着那个熨斗把手，动作沉稳而有力，使熨斗在衣服上缓缓行走，像是在给布料做一场深度的按摩。

熨斗遇着水，发出“嗤嗤——嗤嗤——”声。

随着熨斗的推进，那悦耳的声音此起彼伏。那是滚烫的铜底与湿润的布料相遇时，水汽瞬间升腾的声音。一股股白色的热气从衣服上袅袅升起，带着布料特有的味道，弥漫在整个堂屋。母亲专注地盯着衣服，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，眼神里满是慈爱。

我就搬个小板凳，坐在一旁，痴痴地看着母亲。看她如何将一件原本满是褶皱的“半成品”，几下工夫就变得服服帖帖、挺括有型。在缭绕的蒸汽和“嗤嗤”的声响中，母亲的身影显得格外高大、挺拔。那一刻，我觉得母亲真帅，她是世界上最有本事的人。

几下之后，衣服上的褶皱消失了。母亲放下熨斗，用手轻轻抚摸着熨烫好的地方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那笑容，温暖得就像熨斗里那团不灭的炭火。

如今，电熨斗早已普及，插上电，调好温，方便快捷。那只老旧的铜熨斗也早已“退休”，成了家里的老物件。但它身上承载的，不仅仅是熨烫的技艺，更是那个在缭绕的蒸汽中，鼓着腮帮子喷水、沉稳地推着熨斗的母亲。那一声声“嗤嗤”作响，定格了我对母爱最深切的崇拜与眷恋。

那只“鸿运当头”的老熨斗，在嗤嗤声里，熨平了岁月的褶皱，也熨暖了我整个童年。



老式熨斗。作者供图